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七 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欽定四庫全書卷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七

喪大記

此篇所記皆喪禮之大者非若小記僅解喪服傳中曲折而已故以喪大記名篇徐氏師曾曰儀禮止有士喪禮此篇則自天子而下皆有之可補其闕

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

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此言謹終之禮也病疾之甚也縣樂器室有南牖無北牖鄭注牖或為墉案儀禮既夕記正作墉廢去也體手足也纊新綿也人至疾困而病則外庭内室皆洒埽以致其潔君與大夫徹去樂縣士去琴瑟寢東首而居北牖之下廢牀而置於地以初生在地冀其氣反而得生也徹其褻衣加以新衣病者不能自屈伸手足四體各有一人持之男女首改服屬纊於口

鼻以俟絶氣當此之際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惡其相褻也案外内皆埽者乃致潔以謹其變男女改服亦養者皆齊之意鄭注為賔客將來問病恐非是持體者若欲持而留之鄭注新綿易動揺置口鼻之上以為候候占也候其生非候其死也黄氏乾行曰絶氣以上生者愛親之至情男子以下死者謹終之正道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内子未命則死

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此言貴賤之死必各以正也諸侯與夫人皆有路寢餘為小寢大夫通上大夫卿中下大夫而言卿妻謂之内子大夫妻皆謂之命婦此云世婦者世婦乃國君次婦其秩等故得通稱也卿大夫與其妻有適寢其燕寢為下室士與其妻之寢謂之適室國君與夫人其卒必於路寢大夫與世婦其卒必於適寢卿之妻内子未受命者則死於下室而後遷尸於寢士與

其妻皆死於寢以賤而無所嫌故也案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於小寢譏即安也卿大夫之正妻已命稱世婦未命但稱内子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此類言復禮也虞人主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

之賤者小臣近臣也卷衮冕上公之服屈狄子男夫人之服元赬元衣赤裳也世婦大夫妻襢衣周禮作展榮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立於高峻之處謂棟上也人始死而望其重生故有招魂復魄之禮如死者貴封内有林麓則虞人為之設階以其能取材於林麓也官卑而無林麓則狄人為之設階階亦簨虡之類也君使小臣復小臣是君所親近龔君魂神來依之復者必衣朝服以致敬其所持皆以死者

之盛服如上公之君以卷循其等而下之即侯伯子男可知子男夫人以屈狄循其等而上之即公侯伯夫人可知大夫則以元赬世婦則以襢衣士則以爵弁士妻則以稅衣皆升自屋之東榮中屋而履高危之處北面徧向上下中三號號畢捲衣以投於前司服篋受之復者乃降自西北榮蓋死者固不可以復生而孝子則務求其生聖人惟因人心有所大不忍者故為此禮孔氏疏曰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

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北面
求陰之義前謂陽生之道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
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幽陰
而下也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
轂而復
說見曾子問及雜記上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

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此亦言復禮也絳緣衣下曰褘婦人嫁時之盛服復衣本以冀生故不衣尸以襲亦不以之為斂婦人之復不以嫁時所衣之褘凡復之所呼男子稱其名婦人稱其字人當始死事無急於復者唯氣絶即哭為先於復至復之不生而後行一切之死事焉案劉氏敞曰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此於文為駢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

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此與注異

始卒主人啼凡弟哭婦人哭踊

此言哀死之有深淺也主人謂主喪之男子女子也婦人衆婦也人當始死在主喪者哀痛之至則嗚咽不成聲如嬰兒失母而啼凡弟之情稍輕則哭而有聲婦人亦哭凡啼者哭者皆踊案孔疏宗婦亦啼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或以踊屬婦人非是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内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此言國君喪之哭位也正尸謂遷於牖下南首子冢君未即位之稱父兄君之諸父諸兄子姓其衆子若孫也夫人冢君之妻内命婦宮中之命婦姑姊妹君之姑姊妹子姓其女若孫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外宗姑姊妹之女國君始喪既已正尸則當各就哭位

其世子坐於東方卿大夫及諸父兄與子姓相繼立於東方下至有司庶士則哭於堂下北面其夫人坐於西方内命婦及姑姊妹與女孫相繼立於西方下至卿大夫之外命婦統率異姓姑姊妹之外宗則哭於堂上北面應氏鏞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良迫人雜事叢必先謹男女之辨男主居東之上而内之家長雖毋亦在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内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此言大夫與士喪之哭位也主人主婦謂大夫之適子適婦命夫命婦謂父兄子姓中之命夫姑姊妹子姓中之命婦也若大夫之喪其主人坐於東方主婦坐於西方哭位中有命夫命婦雖名分卑於死者亦

坐無則雖名分尊於死者皆立若士之喪主人及諸父兄與子姓皆坐於東方諸婦及姑姊妹與子姓皆坐於西方凡哭尸於室者主人必以二手承衾而哭蓋哀慕而若欲攀援此又君大夫士之所同也孔氏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此言未斂時為所尊而出之禮也寄公謂鄰國諸侯失國而寄託於我者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出迎也國君之喪主人於未小斂時唯為寄公與國賓至則出大夫之喪主人於未小斂時唯為君命及門則出若士之喪主人於大夫來弔唯不當斂時則亦出鄭氏注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

賔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此言拜迎委曲之儀也徒跣者小斂之時未著喪屨又不可著吉屨故徒跣也扱衽扱深衣之前襟於帶也拊心擊心也降自西階不忍遽當主位也凡主人之出也不屨而徒跣扱襟衽拊心胷而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賔各於其位大夫於君命迎於寢門之外

使者既升堂而致君命主人拜於堂下士於大夫親

弔則與之俱哭而不逆於門外夫所謂拜於位者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賔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而拜也與之哭不逆者士喪賔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於西階下哭也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

此言婦人迎賔之節也婦人之尊卑與夫同故其所為出者亦同君之夫人則為寄公之夫人而出大夫

之命婦則為君夫人之命而出士妻不當小斂時則為大夫之命婦而出孔氏疏曰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此言小斂之節也髦幼特翦髮為之成人時垂於兩旁父死脫左母死脫右所謂親没不髦也夷陳也當

小斂時主人即位於户之内主婦東面而向乃斂既卒斂主人馮尸而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衣脱髦括髮用麻婦人亦以麻為髽而帶麻絰於西房徹去所設之帷相者舉尸將出户男女皆扶捧之以陳於堂主人乃下堂而拜賓鄭氏注曰士既殯説髦此云小斂蓋諸侯之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

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賔于堂上

此言小斂拜賔之節也君謂嗣君士有上中下三等每一面三拜旁猶不正也衆賔謂士妻汜拜亦旁三拜也小斂之後嗣君必下堂而拜寄公國賔若大夫士則拜卿大夫也各鄉於其位於士也鄉旁三拜君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若大夫之内子士之妻則特拜命婦而汜拜衆賔於堂上案熊氏以大夫士

屬下拜卿大夫為句孔氏以大夫士屬上為句夫卿大夫士同服斬衰非寄公國賓之為客者比也君安得拜之君不拜卿大夫士則夫人亦不拜大夫內子士妻矣君拜寄公國賓是君禮大夫士拜卿大夫以下是大夫士禮下文夫人及大夫內子士妻亦然當從熊氏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此申言小斂之節也帶絰以麻為之斬衰括髮齊衰免武冠卷也拾踊更迭而踊也主人拜賓之後即阼階下之位掩襲其衣加要帶首絰而踊母之喪拜畢即位不復括髮而以免服代之乃設小斂之奠弔者掩襲其裘不改冠而加武要帶首絰與主人更迭而踊孔氏疏曰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諸侯禮也案弁與冠異制疏謂加素弁於吉冠之武恐非是蓋弔者原素冠而無絰至此乃加絰於武鄭注

謂不改冠亦不免熊氏謂有朋友之恩以經加於武連言帶者是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此言代哭與設燎之禮也木薪木角㪺水之斗狄人謂樂吏主挈壺者壺漏水器也雍人主烹飪者具薪及鼎皆恐冬月漏水凍也司馬夏官卿其屬有挈壺

氏代更也古未有蠟燭呼火炬為燭國君之喪未殯固有哭不絶聲者於是虞人出木及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以供漏水之具而司馬親視其縣之乃以漏刻使官分次代哭以節君哀大夫亦有官代哭而不縣壺士則有親屬與家人自相代哭而不以官君之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之堂上一燭下二燭士之堂上一燭下一燭盖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賓出徹帷

此言徹帷之次也人始死必設帷於尸前小斂後主人下階拜賓賓出然後徹去其帷鄭氏注曰此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或曰此脫簡當在前文與主人拾踊之下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此言哭尸之位也小斂陳尸於堂哭於堂上者主人在東方由外而來者在西方諸婦則退居北而南鄉

蓋婦人本在西方今既有自外而來者故移避之而近北鄉南也若奔喪者未小斂而至則與在家同位應在東方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

此言接賓之儀也小斂之後婦人迎客送客於敵者皆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男子於敵者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於寢門之外以

迎賓不哭鄭氏注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内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内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此言主喪之禮也以衰抱之明其為主也竟謂國境凡有喪者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禮也其無女主

則男主從女主之位而拜女賓於寢門之内其無男主則女主從男主之位而拜男賓於阼階之下若其子尚幼則以衰抱之人代為之拜為人後者即為喪主或以事客於外而不在其為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而不敢代拜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至於殯葬有期為後者在境内則俟其還而為主在境外則當殯期即殯當葬期即葬可也惟喪有無後而無無主所以有使人攝及以衰抱幼之禮也案喪有饋奠

之主有賓客之主有主饋奠即主賓客者有主饋奠
不主賓客者饋奠惟以親者主之而賓客則視其爵
若為後者有爵而在外在家者雖士亦主其饋奠而
於賓必辭之所謂士不攝大夫也若在外之為後者
無爵而在家者亦無爵則賓客可主在家者有爵則
於賓亦當以主不在辭所謂大夫不主士之喪也孔
疏於有爵無爵皆指為後不在者言而應氏乃謂有
爵無爵除於弔者則於大夫於士有異禮前已言之

矣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内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此言國君喪之杖節也子者嗣君適庶子之通稱以杖拄地曰杖舉而斂之曰輯寢門殯宫門也次房内

之次也聽卜謂卜葬卜日有事於尸虞與卒哭及祔祭也國君之喪死後三日子與夫人皆當用杖五日既殯則授諸大夫及世婦以杖以親疏為遲速也子與大夫於寢門之外得拄杖而行而於寢門之内輯之夫人與世婦在居喪之次則杖出房即位於堂上則使人執而隨之皆以近尸殯也嗣子有王命至則去杖尊王也有鄰國之君命則輯杖下成君也聽卜及有事於尸則去杖敬卜與尸也大夫在嗣君之所

則輯杖敬嗣君也若與諸大夫同在門外之位則杖以俱是為君不相下也孔氏疏曰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妻同五日杖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扶杖拄地行以至寢門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

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
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此言大夫之杖節也室老家臣之長大夫有君命之
大夫指主人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大夫之喪於三
日之朝既殯則主人主婦室老皆杖無親疏遠近也
大夫有君命之至則去杖尊君也有大夫之命則輯
杖下實大夫也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同於君也為
世婦之命授人杖以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鄭氏

注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孔氏疏曰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互文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此言士之杖節也世婦大夫妻也士之喪二日而殯

於三日之朝則主人杖婦人皆杖若於君命與君夫人之命則去杖如大夫若於大夫與世婦之命則輯杖授人杖如大夫重輕之禮同也鄭氏注曰士二日而殯下於大夫然死與往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此承上而申言杖禮也子謂庶子凡君大夫士之庶

子皆杖但不敢以杖即哭位避適子也大夫士哭殯於既塗則拄杖以不見柩也哭柩於既啓則輯杖以對柩為尊也至於大祥而棄杖者必斷而棄之於隱者懼褻也鄭注曰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廟門即殯宮門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笫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

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此言喪事用冰與設牀之制也造猶納也夷盤小於大盤瓦盤又小於夷盤併並也併設之如大盤禮祖也笫簀也喪事之用冰也君設大盤納冰焉大夫設夷盤納冰焉士則併設瓦盤但盛水而無冰冰水在下設牀其上去席袒露牀簀而有枕使寒氣得入以免腐壞凡尸在含設一牀當襲時設一牀遷尸於堂上又設一牀皆有枕席此君大夫與士一也鄭氏注

曰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孔氏疏曰浴時無席為漏水也設冰無席為通寒氣也含襲遷尸此三節各有牀惟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商祝徹枕含竟並有枕含襲及堂皆有席也案禮自仲春之後襲小斂先納冰盤中乃設牀於上不施席而遷尸秋涼而止士不用冰然士喪禮云士有冰用夷盤可也蓋夏月而君賜之則亦得用之矣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此言初死之節也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幠覆衾被楔拄也用角為柶長六寸屈兩頭以拄齒綴拘也人當始死既生氣不復因由地而遷尸於牀先時徹褻衣加新衣以死至是則覆以大斂之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及復衣以俟沐浴尸當飯含故小臣楔齒用角柶尸當著屨故綴足令直用燕几此自君至大夫

與士一也孔氏䟽曰恐足辟戾亦使小臣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綴拘尸足兩邉令直既夕禮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是也

管人汲不説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内御者抗衾而浴

此言浴尸之節也管人主館舍者繘汲水瓶索也抗

舉也枓杓也拒拭也坎者甸人於階間取土為竈所掘坎也內御者婦人也死者將浴則管人汲水以供事不暇解脫其繘而縈屈以執之從西階升盡等而不升堂以水授御者御者入浴尸於戶內小臣四人舉所憮之斂衾以蔽尸御者二人以水浴盛此浴水則用盆酌此沃水則用枓蘸水以去垢則用精葛之巾拭尸而使乾則用生時之浴衣仍如他日浴竟小臣為翦其足爪以浴之餘水棄於坎若其母喪則內

御者抗衾而浴蓋以内外宜别故用人獨有不同餘事悉如前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𤇆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此言沐尸之節也差猶摩也謂摩粱或稷之汁以沐

髮也堊土竈也稱正寢為廟神之也須與鬚同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將沐則管人汲水以授御者御者差摩沐汁於堂上君沐用粱大夫沐用稷士沐亦用粱甸人為土竈於西牆下陶人出重鬲之器管人受沐汁乃煑之令溫甸人取復者所徹廟之西北厞為薪以然竈煑沐汁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尸用巾仍如他日沐竟小臣翦手爪理治其鬚而以所濡濯汁棄於坎寀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

不孅也士喪禮作沐稻說文鬲㽁屬或從瓦曰甗甗是瓦釜即鬵也謂之重鬲者上小下大重疊設之下鬲煑熟則上鬲蒸亦熟矣士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又用二鬲於西牆下是鬲與盆盤瓶敦為五物二鬲即重鬲也孔疏謂縣重之罌是瓦瓶非也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者鄭注若云此室不可居故徹之葢將以為殯宫即遷廟易檐之意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

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此言君喪飲食之節也納財謂有司供納穀米鄭注財謂穀是也一溢鄭云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王肅則云滿手曰溢算數也諸妻御妾也君之喪子與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及其食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日納所食之穀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以困病不能頓食隨意食少許而無算士疏食水

飲食之無算夫人及世婦諸妻亦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案記言衆士食粥此朝廷之士又言士疏食此縣都疏遠之士孔氏疏曰士賤病輕故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亦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此言大夫士喪飲食之節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

孫於三日後皆食粥衆士則疏食水飲妻妾亦疏食

水飲士之喪亦如之鄭氏注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

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

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

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

酒

此言居喪飲食之雜禮也盛謂杯杅之屬簋竹筥也

既葬而哀殺則主人疏食水飲不復用一溢米但不得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其禮一也練而後食菜果祥而後食肉其食粥於盛歠之以口則不須盥飯於篹取之以手則盥凡食菜唯用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不敢遽御醇厚之味也案始食肉始飲酒謂祥後然閒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䟽謂二文不同蓋記者所聞之異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此言期與大功飲食之節也三不食謂三次不食是一日不食也正服期則二日不食期之喪於當食之時三不食食唯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則食肉飲酒如常然亦有期至終喪而不食肉不飲酒者如父在子為母夫為妻是已九月大功之喪其食飲

猶期喪之節也食肉飲酒於既葬之後但不與人娛樂之吳氏澄曰上言期之喪謂不杖期下言父在為母為妻謂杖期故不同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此言小功緦麻飲食之節也世母伯母也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之喪或壹不食再不食依喪之輕重為節可也比葬則食肉飲酒如常但不與人娛樂之其叔

母世母故主宗子亦皆食肉飲酒以義服恩輕故也
案鄭注云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闗大夫及君也
孔疏云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容殤
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也
不能食粥羮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
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此言居喪之權制也居喪而性不能食粥為羮之以
菜可也有疾雖食肉飲酒可也五十則不能備喪禮

七十唯衰麻在身餘皆畧矣鄭氏注曰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七十居處飲食與吉時同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此言葬後尊者賜食之禮也人子當既葬之後若君食之則從而食之即大夫及與父同志之友食之則亦從而食之矣食之不辟粱肉若有酒醴焉則辭盖

既葬止應疏食水飲特以粱肉為尊者之賜故勉食之至酒醴足以變乎顏色則仍辭而不飲也

小斂於戶内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此言斂時之禮有不同也簟細葦席也小斂之時尸未飾則陳於戶内大斂之時尸既飾則陳於阼階而斂之布席於牀則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案士喪小斂布席戶内下莞上簟大斂布席如初是

席皆有莞唯大夫辟君上席以蒲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簟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横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此言小斂衣衾之屬也絞束尸布也縮直也衾大被也衣裳單複具曰稱序兩楹之間紟單被也小斂以布絞縮者一幅横者三幅為結束之用絞之上君用

錦衾大夫用縞衾士用緇衾皆各一衾所裹之衣為數共十有九稱君以在外為尊故陳衣於序東臣以在內為卑故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其領而北上絞以束尸紟在絞下以舉尸則不在十九數之列夫衣必有十九稱者疏謂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既終故以天地終數斂之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

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此言大斂衣衾之屬也辟讀曰擘無紞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為識別也大斂以布絞縮者三幅橫者五幅為結束之用絞之上以布為紟凡二衾此君大夫與士一也所不同者君以在中為尊故陳衣於庭多至百稱北其領而西上臣以在旁為卑故大夫陳衣於序東減為五十稱西其領而南上士亦陳衣於序

東減為三十稱西其領而南上絞紟皆如朝服用十五升之布絞則一幅裂其端為三而中不擘裂紟則聯合五幅為一不用紞也孔氏疏曰鄭注雜記篇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舉上公全數言之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卷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八

喪大記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此申言小斂大斂之所設也畢盡也夾衣衾有著曰

複無著曰褶小斂之衣不能悉著而裹尸以取其方故有倒領於下者唯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斂與所陳悉用己衣而不用襚大夫士用襚然必盡主人之祭服而後用之故親戚之衣受之而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唯祭服盡用而無算其餘散衣君用褶衣褶衾大夫士用複猶之小斂也案祭服蓋舉服之尊者而言所用之襚亦指大功以上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者而言若小

功以下親戚之衣但受之而不以即陳未必盡用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此申言稱義也袍衣有著者禪與單同袍為褻衣必
有以表其外而不單露衣為上服必有以飾其下而
非無裳如此斯謂之一稱張氏曰以其表裏上下之
相稱故謂之稱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
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此言陳衣之當辨也詘與屈同不詘不卷也列采五方之正色凡陳衣者實之於篋取衣者亦以篋昭其慎也升降者皆由西階從其便也凡陳衣雖在篋中必舒而不卷非列采不以入為其閒雜也絺綌與紵不以入為其單褻也案凡陳衣通指陳於東序房中及庭而言取謂取之以斂也賈氏曰舊說自篋取陳又謂取衣為收襚者非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此言斂與遷尸之異也凡執斂之役者則袒衣以從其便若斂畢而遷尸入柩則襲衣而不復袒盖斂與遷尸事有難易繁簡之不同故袒襲異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

此言斂時用人之法也君之喪用大胥以執斂事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但臨侍於旁衆胥為之親斂士之喪胥亦臨侍於旁士之友為之親斂案鄭氏注

曰胥樂官不掌喪事當為祝字之誤周禮太祝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是也吳氏澄讀大為太謂大胥是太祝之胥衆胥是衆祝之胥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此言斂衣之法也衽謂衣襟小斂大斂之衣以祭服為尊故不倒領於下衣皆從左衽畢結其絞而不為屈曲示不復解也案祭服不倒明大斂同於小斂左

袵不紐明死時反於生時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

凡斂者六人

此言與斂者之節也斂者於既斂躬盡其力即心盡其哀而必哭若士之喪曾與亡者共執事則為之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又以情重而增哀也凡斂者貴賤皆用六人蓋兩邊各三人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

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此言尊卑之冒制也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夷尸也裁猶制也既襲之後小斂之前有冒以韜尸君用錦冒畫黼為殺縫合一頭及一邊其不縫之一邊綴旁之帶有七大夫用元冒亦畫黼為殺綴旁之帶降而為五士用緇冒以赬色為殺綴旁之帶降而為三凡冒之

制質自首韜下其長與手齊殺自足韜上其長三尺此小斂以前之所用自小斂以後衣多不可冒則用夷衾以覆尸蓋夷衾與質殺之制等之乎為覆冒尸形而作也案專言冒則質殺皆在其中對殺而言冒即是質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

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此言人君大斂之禮也弁経素弁加経未成服故也序端謂東序南頭堂廉謂堂基南之廉稜處上士即商祝之屬宰謂大宰君將大斂其子弁経即位於東序之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而以東為上諸父諸兄之不仕者在堂下北面夫人及命婦在尸西東面外宗在房中南面於時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於席上士盥手於盤上士從堂上舉尸而遷

於阼階斂處迨卒斂太宰告子以事畢子馮尸起踊
夫人東面亦如之孔氏疏曰士亦喪祝之屬周禮喪
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
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
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
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
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

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此言大夫士大斂之禮也巫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來以辟凶邪也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於席君親至臨視主人出迎即先還入於門右巫者止於門外君釋菜以禮門神於是祝先入升堂以導君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楹西北面而以東為上主人立東房之外南面主婦立尸之西東面乃遷尸於斂所迨卒斂宰告主人以事畢主人自西

階而降立於堂下北面以待君君撫尸而與之别主人拜稽顙君降階升主人馮尸并命主婦亦馮尸若士之喪將大斂則君不臨視其餘如鋪衣列位馮踊諸禮亦猶之乎大夫也徐氏師曾曰若君賜大斂則其禮亦如大夫但中加主人降出三節見後章及儀禮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此言子踊之節也孝子居喪踊節有七鋪絞紟則踊鋪衾則踊鋪衣則踊遷尸則踊斂衣則踊斂衾則踊斂絞紟則踊此為君大夫士所同者案此專以大斂之時而言若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者又別

君撫大夫撫内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

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此言馮尸之節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撫之者當尸之心胷處撫按之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身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胷之處也臨喪而馮其尸雖出於情之所不能舍然其節必因人而有異君則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則撫室老撫姪娣皆以其貴也君大夫則馮父母妻長

子而不馮庶子士則馮父母妻長子庶子若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在先妻子在後以尊卑異也君於臣則撫之父母於子則執之子於父母則馮之婦於舅姑則奉之舅姑於婦則撫之妻於夫則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則執之假令君巳撫心則馮尸不敢當君所撫之處又凡馮尸者起必為踊以傷之至而泄其哀也吳氏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

間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此言居廬之禮也倚廬喪次名聶氏崇義曰凡起廬先以一木横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為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墻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苫草苫凷土塊也柱與拄同梁謂之

楣人遭父母之喪居則於中門外東墻下倚木而為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所寢則苫所枕則凷非喪事則口不以言君為廬以帷障之如宫牆然大夫士則袒露之而無帷障既葬哀殺乃拄起其楣令稍寛以受日光又用泥塗以辟風寒而不塗廬外之顯處自此則君而外大夫士皆以帷障而宫之不復袒矣凡適子之禮如此若非適子者自未葬時惟於隱者為廬而已鄭氏注曰於隱者為廬不欲人屬目蓋廬於

東南角既葬猶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此言喪禮有經權之異也王事天子之事國事一國之事公事即國事也弁經帶謂素弁加環經而帶則仍要經也既葬之後如與人並立國君可言王朝之事而不言國事大夫士可言國之公事而不言家事

此禮之經也若君於葬後有王政入於其國既卒哭而即出服王事大夫士於葬後有公政入於其家既卒哭而變喪服為弁絰帶即於金革之事無辟此禮之權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此言練與祥禫之節也練小祥祥大祥也既練之後孝子居堊室猶不與人居國君可以謀國政大夫士

可以謀家事既祥之後則黝治其地令黑堊塗其壁令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於是祥而中門之外無哭者禫而中門之内無哭者盖祥之日鼓素琴禫則已縣八音於庭樂作矣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内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内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此言居喪即吉之有節也從御婦人御執事也吉祭謂四時之常祭三年之喪至禫而服除然後可以從御待吉祭畢而後復其私寢其有期服居廬終喪而不御内者如父在為母為妻是也餘如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亦皆三月不御於内婦人為舅姑與其夫次於中門之内不居廬不寢苫其喪父母則既練而後歸其有期服因出嫁降服大功九月者則既葬而後歸凡以自致其情也孔氏疏曰吉祭而復寢

者謂禫祭之後同月值吉祭則祭畢而復寢若不同月則待踰月吉祭乃復寢案喪記言寢者三既練舍外寢謂堊室也又期而大祥居復寢平日之外寢齋與小喪之所次也吉祭而復寢燕私之寢也父在為母為妻不言祖父母何也母與妻疑為父在而屈者也祖父母之伸則不以父在為疑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此言臣居君喪之禮也公之喪大夫俟練而後歸士

則卒哭而歸案此當與雜記互觀之均之大夫也而有次於公館以終喪者有俟練而歸者均之士也而有練而歸者有卒哭而歸者親疏貴賤不同也鄭注以公之喪為士大夫有采地者未是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此言庶子居喪而歸之節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庶子之為大夫士者居父母之喪既練而各歸其

宮及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子之室若諸父諸兄弟之喪則既卒哭而歸桊大夫士之家適庶不同居故庶子之為大夫士者至小祥而歸適子則終喪在殯宮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此言尊者不就卑幼之殯宮為次也父之於子恩雖重而尊不臨卑故不居於子之殯宮兄之於弟情雖篤而長不下幼故不居於弟之殯宮棨兄不次於弟

謂庶弟也若適弟則庶兄為之次上所謂既卒哭而歸是已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此言君與夫人恩賜弔臨之禮也世婦内之命婦也外命婦大夫妻也諸妻䟽謂娣姪及同姓女也君於

大夫世婦之常禮均視其大斂焉惟為之加恩賜則
并視其小斂焉若於外命婦當入棺加蓋之後而君
始至無復加賜於士之常禮當既殯而後往惟為之
加恩賜則視其大斂焉夫人於世婦之常禮亦視其
大斂焉惟為之加恩賜則并視其小斂焉於諸妻惟
為之加恩賜乃視其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當既殯
而後往方氏慤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為
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為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為之

賜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此言君弔大夫士始至之禮也殷猶大也稱舉也言弔詞也君於大夫士有既殯而往焉者則使人告戒

主人使知之主人具殷奠之禮出俟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先入而立於門右巫者止於門外祝代巫先於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升自阼階至房戶之東背壁而南面自是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而相禮主人北面拜稽顙於庭君舉弔詞視祝踊而踊主人亦從而踊案君於大夫視大斂於士則既殯而往今同大夫於士者殆以有他故不及斂而至是始往與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此言君於大夫士方奠卒奠之禮也若是大夫之喪則當君在阼時主人即以所具殷奠奠於殯可也若士之喪主人即不敢留君待奠踊畢則先出俟於門外若將送君者必君命之反奠乃敢反奠既卒奠主人又先俟於門外迨君退則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案奠畢出俟蓋大夫與士之主人皆然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此言君於大夫士問弔之禮也殯服謂未成服之服苴絰免布深衣不散帶也君於大夫之疾三問之其在殯亦三往焉於士之疾壹問之其在殯亦一往焉若君來弔或不當大斂與殯之時則還著其殯服蓋不敢以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

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此言君夫人弔臣之禮也主婦臣妻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主人送不拜喪無二主也若君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夫人車前之馬首先入而立於門右夫人入升堂即阼階之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以世子前導因視之而踊其奠一

如君至所行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以謝主人則送於大門之外不拜應氏鏞曰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禮也退則送於門內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於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此言大夫弔家臣之禮也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為君故稱大夫君大夫君弔其家臣主人不迎於門外大夫入而即堂下阼階之位主人在其位之南北面衆主人在其位之北南面婦人即位於房中此時若有本國君命或大夫及命婦之命來弔或四鄰賓客來

弔則大夫君在前主人陪置其後於拜竟而亦拜㮶不迎於門外與即位於堂下禮皆貶於正君也其後主人而拜者以喪用尊者為主大夫君又不敢如正君專代為主故先拜而主人陪後以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此申言君弔臣之禮也君弔大夫士之喪必見尸柩而后踊㮶前章言既殯而君往視祝而踊與此不同者舊說既殯未塗尸柩見於外則踊塗之後雖往不

踊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此申言君弔以後設奠之禮也大夫士之喪若君不預戒而往其家不及具殷奠則俟君退必奠而以君至告於親榮之也張氏曰此錯簡當在前章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之下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此言棺制之等也大棺棺之在表者屬在大棺内椑又在屬内棺之重數自上而下降殺以一君之大棺厚八寸屬厚六寸椑厚四寸凡三重上大夫大棺厚八寸屬厚六寸下大夫大棺厚六寸屬厚四寸凡二重士惟棺厚六寸不重孔氏疏曰檀弓從内而說以次出外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向内而說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緑用牛骨鐕

士不緑

此言裏棺之制也裏棺謂以繒貼棺裏孔疏緑定本作琢鐕釘也君之裏棺貼以朱繒用雜金為鐕以琢著於棺大夫裏棺用黒繒琢之用牛骨鐕士則不用釘琢餘悉與大夫同孔氏疏曰雜金鐕者尚書云黄金三品黄白青色舊説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繒著棺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

漆二衽二束

此言衽束之數也蓋棺之蓋板也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束以皮束棺也君之棺蓋用漆以塗合縫之處凡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止二衽二束士蓋則不用漆亦二衽二束槩衽小要也君之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此言藏鬊甲之異也鬊亂髮爪手足爪甲也鄭注綠

當為角君大夫之鬊爪生時積而不棄死後盛以小囊而實於棺内四隅士則以物盛而埋之盖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鬊爪有所不遺亦猶是全歸之意也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此言殯之制度也輴盛柩之車欑猶叢也畢盡幬覆暨及帷障也國君之殯以柩置於輴而欑木於四面以至於上以泥盡塗其屋大夫之殯不用輴亦不為

屋但以棺衣覆之欑其三面而一面貼西序之壁塗以廹近而較慎使不至於棺士之殯不為欑掘坎容棺猶見其蓋縫用衽之處用木覆而塗其上凡殯士達乎君皆帷之以鬼神尚幽闇故也案此言君薦天子諸侯屋謂欑木之形四注如屋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此言熬穀之異也熬煎穀使熟也四種黍稷稻粱也三種黍稷粱也二種黍稷也筐竹器奠須熬穀置於

棺旁君四種分為八筐大夫三種分為六筐士二種分為四筐此外又加魚腊焉舊説煎穀所以惑蚍蜉不如敖氏云孝子不得復奠故置此以盡其心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

此言國君飾棺之制也帷柳車邊障即所謂牆也以白布為之而畫以龍池織池為籠衣以青布挂於柳

上荒邊爪端振動也容飾也以青黃繒長丈餘如幡
畫為雉縣於池下為飾車行則幡動荒蒙也柳車上
覆即鼈甲也列行也褚屋也偽讀曰帷纁紐纁帛為
紐也齊臍也柳車上覆形圓如車蓋者曰齊翣形似
扇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圭玉也魚銅魚
也戴猶值也繫於棺與紐相值故謂之戴披以絳帛
為之飾棺之制國君畫龍於帷闕其後面而用三池
池上縣以長幡車行則振動其容飾畫黼文於荒之

緣邊其中央則畫火三列黻三列用素錦以為褚加帷於旁以為牆加荒於上以為蓋荒與帷不相聯則用纁紐六柳車上覆之齊則用五采五貝交絡其上凡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兩角皆戴以圭於池下振容之間懸以銅魚車行則魚躍而上拂於池君以纁帛為戴連繫棺束與柳材者六又以纁帛為披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者六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此言大夫士飾棺之制也綏讀作緌三采絳黄黑也揄翟也雉類絞青黄繒也大夫畫雲氣於帷柳上止二池在旁不用振容又畫雲氣於荒之緣邊其中央

則畫火三列黻三列用素錦以為褚荒與帷不相聯則用纁紐二元紐二柳車上覆之齊則用三采三貝交絡其上凡黻翣二畫翣二兩角皆戴采為之緌於池下懸以銅魚車行則魚躍而上拂於池大夫之戴前纁後元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其以披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者色亦如之士以白布為帷為荒不畫柳上止一池在前畫揄翟於絞繒在池之上荒與帷不相聯則用纁紐二緇紐二柳車上覆之齊則用三采

一貝交絡其上畫翣二兩角皆戴采為之綏士之戴前纁後緇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其二披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者則皆用纁褧不振容即雜記上篇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也大夫不揄絞而士反揄絞者賤無嫌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此言君大夫士葬時之等也輴柩車也上輴字讀曰春下輴字作輇無幅之車也紼碑並見檀弓下篇君二碑謂桓楹也御棺羽葆及茅見雜記下篇國車國字亦作輇功布大功之布也國君之葬用輴車以載柩凡四紼二碑御棺之人用羽葆居前以為麾大夫之葬用輇車以載柩凡二紼二碑御棺之人用茅居前以為麾士之葬亦用輇車以載柩有二紼而無碑比出宮御棺之人用大功布居前以為麾於大門牆

內而止至墓不復御也陳氏澔曰案檀弓諸侯輴而設幬則諸侯殯得用輴豈葬不得用輴乎是君葬用輴之輴合讀如字至鄭注大夫以下廢輴故輴當為輇又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為國則並宜從之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此言君大夫士下棺之等也封作窆下棺也引即綍也衡橫木咸讀為緘棺束也凡下棺以綍一頭繫棺

縅以一頭繞碑間轆轤而人在碑外背碑負綍而漸以縱之國君之封禮太物多棺重恐其不正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織使平持而下大夫士則以綍繫縅君命戒衆毋譁以擊鼓為負引者縱舍之節大夫命人使毋哭士則哭者自相止也衆去碑負引謂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

壺士容甒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此言君大夫士之椁制也柷樂器壺漏水之器一云壺甒皆酒器椁以周於棺之外而材有不同國君用松椁大夫用柏椁士用雜木椁而棺椁之間可以藏物國君可容柷大夫可容壺士可容甒又國君之椁有物以為之裏而又加以虞筐大夫則不裏椁士則不虞筐其尊卑之辨如此案虞筐注疏俱未詳或曰虞之言安其筐即苞筲以安體魄者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王秉鈞

欽定四庫全書卷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九

祭法

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故曰祭法首節及

聖王之制以下見國語展禽論祀爰居其郊禘祖宗

廟祧壇墠之制並見家語廟制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

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

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此言四代禘郊祖宗之制也嚳黄帝之曾孫顓頊黄帝之孫堯稷契皆帝嚳之子鯀禹之父禮莫重於祭而祭有法焉昔先王盡其誠孝報本追遠既已祖有功宗有德立為世室而百世不遷矣又於孟夏而行禘禮則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於冬至而行郊禮則祀天於郊而以始祖配之在有虞氏則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

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則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亦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楊氏復曰禘與祖宗皆宗廟之祭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止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也鄭氏分圜丘與郊為二以禘為冬至祀昊天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為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為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為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皆非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此言祭天地之禮也燔燎也泰者尊之之辭泰壇即

圜丘泰折即方澤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騂赤色積

柴而加牲玉其上燔於泰壇者祭天之禮也以牲幣

而瘞埋於泰折者祭地之禮也所用之牲厥惟騂犢

蓋天秉陽而神在上地秉陰而神在下故燔柴則升

而明瘞埋則藏而幽所以達其氣與誠也地陰祀用

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此廣言祭上下四方諸神之禮也泰昭壇名時四時也相近王肅本作祖迎深者為坎高者為壇王宮謂日壇營域如王者之宮也夜明謂月壇月明於夜也

幽宗謂星壇幽光小而闇也宗之為言尊也雩宗謂水旱壇雩吁嗟求雨聲也四坎壇四方之坎壇也自祭天地而外如四時錯行以生萬物而必埋少牢於泰昭者所以祭四時也寒暑往來以成歲功而必或送或迎於坎與壇者所以祭寒暑也日者陽德而有君象故春朝之於王宮所以祭日也月者陰德而以夜出故秋宵之於夜明所以祭月也月為明而星則幽故有壇曰幽宗者所以祭星也水旱不時則禱故

有壇曰雩宗者所以祭水旱也在天則為四時在地則為四方故四坎壇者所以祭四方之神也他如山林川谷丘陵能興雲氣為風雨見怪物者亦皆曰神唯天子為百神之主故有天下者祭百神若諸侯必神在其地乃祭之使亡其地則有不得復祭者案相近鄭注當為禳祈聲之誤也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王肅作祖迎葢本於周禮籥章逆暑迎寒之意張子則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時祭皆從祀於郊言

王宮夜明幽禜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故曰相近於坎壇也此先儒疑義當並存之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此言禮有因革之不同也物謂之折言其有所毀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大凡人物生於天地之間雖

數有長短分有大小而莫不有制焉者是皆曰命其
萬物之死皆曰折人之死則曰鬼此所命之名固唐
虞夏商周歷五代而有所不能變也若夫統計顓頊
帝嚳以來七代之所更立者唯禘郊祖宗之祭各主
其所自生其餘若天地日月山川之類則仍不變也
方氏慤曰不變自堯而下者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
名或變也更立不及黃帝者七代同出自黃帝黃帝
無統於上七代則更於下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此總言分封建廟之制也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祧超也謂超而上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天下有王則法制所由定也於是乎分地建國置都立邑加恩於其下而更推孝於其先爰設為廟及毀廟之祧去祧之壇去壇之墠以祭之然人心無窮分則有限乃又為之昭穆

祖考以定其親疏之數為之七五三二以定其多少之數蓋先王立制之大槩如此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

此言天子之廟制也七廟謂高曾祖禰與始祖為五并二祧凡七也王考即祖皇考即曾祖顯考即高祖

祖考謂始祖也享嘗四時之祭也惟祭有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者既立七廟又設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夫始祖百世不遷高曾祖禰四親廟乃恩所當厚是皆每月而祭之至遠廟為祧以奉昭穆遞遷之主者有二祧廟則但享嘗祭之而止世遠則去祧而為壇去壇而為墠此惟有禱焉斯祭之無禱乃止其視壇墠又遠者雖禱不及但名之曰鬼而已案注疏以文武不遷之廟

為二祧足七廟之數實止於五廟將與諸侯何異蓋
文武二世室當在七廟之外此朱子所以取劉歆之
說也張子曰廟祧壇墠之法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
法非世之達禮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
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
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

此言諸侯之廟制也諸侯降於天子立五廟又立一

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親近而悉隆皆每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則但享嘗祭之而止高祖以上去廟而為壇去壇而為墠此惟有禱焉斯祭之無禱乃止其又遠者雖禱不及則去墠而為鬼已案諸侯廟止於五有功德而數不加無功德而數不減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此言大夫之廟制也大夫降於諸侯立三廟又設二

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俱於享嘗祭之而止

顯考祖考則無廟有禱焉斯為壇祭之其當遷者雖

禱不及則去壇而為鬼已案始為大夫者如諸侯始

封之君此云祖考無廟非也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

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

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此言士庶人之廟制也適士謂天子上中下之士及

諸侯之上士官師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庶人謂府史之屬士又降於大夫惟適士立二廟設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俱於享嘗祭之而止皇考則無廟有禱焉斯為壇祭之其當遷者雖禱不及則去壇而為鬼官師之士祇立一廟曰考廟王考雖無廟而得於此祭之其更上者則去王考而為鬼庶士庶人皆降而無廟死則曰鬼而已案庶士庶人死皆曰鬼而所以事者必有道焉則王制云庶人薦於寢家

語云四時祭於寢是也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此言立社之義也社土神大社在庫門内之右王社在籍田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亦在籍田大夫以下包士庶而言成羣立社即今里社也天子主天下之土穀欲奠億萬人之居足億萬人之食而為羣姓立

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以供粢盛曰王社諸侯主域中之土穀欲奠一國之民居足一國之民食而為百姓立社曰國社侯自立社以供粢盛曰侯社大夫以下因成聚而居共立一社曰置社方氏慤曰王有天下故稱羣姓諸侯有一國故稱百姓亦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之意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

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

此言立祀之不同也司命主督察人命者中霤門行户竈見月令國門謂城門國行在國門外之西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春秋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故祀之也神之散處人間者祀必各因其等王為羣姓凡立

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皆所以為民此外王又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其國凡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亦所以為民此外諸侯又自為立五祀大夫凡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凡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止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案五祀為王侯以下之達禮見於經傳者非一今增減其數別無可據注家於儀禮士禱於五祀則以為博求以自盡於曲禮大

夫祭五祀又以為有地之大夫蓋皆本此而為之詞
不若闕疑之為愈也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
祭三大夫下祭二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此言以尊祭卑之義也元孫之子稱來者以其世數
雖遠方來而未已也尊有祭卑之禮王之下祭殤凡
五為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之下祭
凡三大夫之下祭凡二適士及庶人則祭子而止應

氏鏞曰祭殤之數唯王者德厚流光祭及於五所愛者逺也祭止於適所重者正統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此總言制祭祀之義也夫聖王之制祭祀所以報功也民功曰庸故法施於民則祀之事功曰勞故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治功曰力故能禦天

之大菑則祀之能捍人之大患則祀之凡皆以為民

而已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

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

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此言農弃后土之法施於民也厲亦作烈炎帝神農

也周弃為后稷官因號為后稷共工氏在炎帝之前

太昊之後后君也為君而掌土故謂之后土上古稼

穡之不知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脩耒耜之利其子名柱能殖百穀作農官因命之曰農及夏之衰也有周弃繼之故以穀神祀之而為稷上古水土之不平自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名勾龍為后土官因號曰后土實能平治九州故以土神祀之而為社棄在夏末以樹藝稱聖自殷以來遂代烈山氏而祀之配穀神也共工氏乃春秋傳所謂以水紀官者勾龍功在水土故祀之以配土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此言帝嚳與堯之法施於民也上古之民不知天象帝嚳能序星辰之次舍得推歩之法以著於天下於是乎衆因占驗而知休作之期堯當在位既能賞得其均刑中其法後復官天下而不私禪位於舜而以義終焉孔氏疏曰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法是能刑有法也陳注以能賞二字為句者非

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
此言舜之以死勤事禹之以勞定國也鄣壅塞也舜
當在位勤於衆事甚至而其後竟以廵守而崩於蒼
梧之野鯀治鴻水不知因勢利導而壅塞焉以至殛
死於羽山禹能改正其事是以卒成治水之功而貽
明德之遠也案禹以勞定國而又實禦大菑固宜萬
世祀之至鯀治水九載亦有功得祀蓋列於以死勤
事者與

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

此言黄帝顓頊之法施於民也黄帝以前物未有名因為正名百物以明示於民而使取以備財用顓頊能繼而脩明之故其利之所及者大也劉氏彝曰黄帝垂衣裳而定尊卑之法舟楫取諸渙服牛乘馬取諸隨重門擊柝取諸豫杵臼取諸小過弧矢取諸睽宮室取諸大壯棺槨取諸大過書契取諸夬皆其正百物之名以興天下之利而共其財用於無窮者也

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

此言契之法施於民冥之以死勤事也司徒教官之長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使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各得其分所由化民而成俗也契之六世孫有名冥者勤於其官甚至而其後竟以水死案月令三冬之月其神元冥冥即元冥以其為水官故曰元冥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此言湯與文武之禦菑捍患也烈業也湯既伐夏因桀之殘民以逞也於是乎治民以寛為之悉除其虐文王治於岐山發政施仁化行俗美是為文治武王伐紂秉旄杖鉞除暴救民是為武功文武之治功不同而皆所以去民之菑凡此自厲山氏以下皆其有功烈於民者也陸氏佃曰於此言稷嚳堯鯀禹顓頊契冥湯文武以見四代郊禘祖宗非專為私恩也徐氏師曾曰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當祀乃以繼天立

極道統淵源之故不但如上數者功烈之迹而已記者特舉以見例耳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此推言祀典以總結上文也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也更兼乎上下而言之則及乎日月星辰照臨下土而為民之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長養萬物而為民之所取以資財用也有天下者祀以為報要無

非所以重民之生而已如其無功烈與無益於民而
非此族也則有不得在乎祀典者案此就上泰壇泰
折等祀而約言天神地祇之屬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九